

# 书香故人来

俞晓群 著

中国出版集团  
东方出版中心

# 书香故人来

俞晓群 著

中国出版集团  
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香故人来 / 俞晓群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 2018.8

ISBN 978-7-5473-1331-2

I. ①书… II. ①俞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中国—当代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65770号

## 书香故人来

出版统筹 郑纳新

出版策划 草鹭文化

责任编辑 刘军 王欢欢

特约编辑 李春月 郭师玮

责任营销 计珍芹

装帧设计 吴光前 杨庆

封面题字 俞江

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

地址 上海市仙霞路345号

电话 021-62417400

邮政编码 200336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印张: 7 字数: 98千字

版次: 2018年8月第1版

印次: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473-1331-2

定价: 49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# 序

# 一位边疆壮汉的内陆开发记

沈昌文

俞晓群又有新作问世，听到这消息，我立刻就寻思，他这次要写什么？

我知道他已到了退休的年龄大限，说不定他这次要告诉我们一些退休后的新作为、新理念。我常有这样的期待。

我的这种期待还出于一个经验：我同他的合作，始于我的退休。我把过去的这种合作，称为我的“黄金时期”。因这经验，我一直在盼望他退休后的精彩作为。

等到读了他这部新作的电子稿，方知他要告诉我们大家的，还是旧事。不过，这次他对旧事作了系统发掘，可以说，他这次系统地描述了一位搞文化的边疆壮汉在内陆开发的思路、艰难和成就。

像我这样在内地出生、长大的人，想象不出像他这样的边疆壮汉到内地开发有多艰难。现在他在这本书里写的是对自己的老同乡的汇报，无不实话，使人心动。

他说：“来京主持海豚出版社，出版近四千种图书，许多资源都来自多年的积累。我自身学识有限，在京工作之余，有十本著作面世。如今回望，从知识到内容，许多是早年打下的基础。所以说在精神层面上，与其自称‘故人’，不如说那段故土之深情，与我从未隔开。”

“东北一方水土，地阔土沃，民风包容杂糅，人文与自然互渗，近现代渐成故有的民俗个性。从思维模式、处事方法到言行表达，许多元素融入我的血液中。比如此刻回忆故旧往事，我的情绪自然掉入家乡那句老话的状态：‘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’”

俞晓群的开发并不只是艰难，更重要的，还有智慧。这方面使我对他及其事业更感兴趣。

他在本书中说：“回忆我的出版生涯，一路走下来，始终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引领，成功、失败或种种思想表达，都离不开。”“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做

出版都是在‘贩卖文化’，手段、门类、表达等差异的存在，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，不足为怪。关键是追求不同，那才是真正的差异。刘杲先生说：‘出版，经济是手段，文化是目的。’我实践出版三十几年，深深认同这个观点，同时希望追随商务、中华、三联等有传统的出版机构，使他们的文化理念能够得到尊重与延续。”

我理解，现在这本书可看为俞晓群在退休前所作种种的一个总结。这个总结，主要是对他的东北同乡，也是对我们这些同行和读者。作为他多年的同行，我读着倍感亲切。

二〇一八年五月

## 目 录

序 / 沈昌文 001

书 斋	001
专 栏	008
书 癖	015
记 异	022
女 史	029
师 傅	036
来 信	043
国 学	050
变 轨	058
书 蠹	065
读 经	073
览 史	080
藏 书	087
扬 尘	094
科 普	101

书 馆	108
前 辈	115
知 道	122
人 文	129
纯 粹	136
说 明	143
笔 记	150
百 岁	157
找 书	164
选 书	171
书 友	178
双 雄	185
追 随	192
笔 名	199
续 篇	206
后 记	213



## 书斋

我三十几岁时，曾经写过一篇文章《独处书斋意绵绵》，文中称：“书斋是我精神的故园、人生的驿站和生命的归宿。”二十几年过去，往日的激情渐渐消退，书斋的印象依然故我。

但不怕您笑话，性格使然，习惯使然，环境使然，那个与我相依相伴的“书斋”，至今还没有一个恰当的名号。不是没想过，是想得太久，想得太多，总是犹豫不定。

也是多年忙于工作，我又有在办公室读书、写文章的习惯，所以我的书一直是家里一半、办公室一半，每天上下班，经常提着一大包书。有一次我戏称，干脆称我的书房为“两半斋”吧。

今年我六十岁，到了退休的年龄。虽然诸事蹉跎，但首先想到，这次不必再“两半”了，也该给书房起

个完整的名号。可能是受丰子恺先生“缘缘堂”影响，那时丰子恺请李叔同先生为书斋命名，李叔同让他把一些好字写到纸条上，做成阄，抓一个是“缘”字，再抓一个还是“缘”字，故取“缘缘堂”。因此我为书房起名号，首先想到用叠字。

最初有“闲闲”二字，这是当年编“书趣文丛”时，总策划之一赵丽雅帮助我设计丛书名字，曾经有“闲闲文丛”一说，她说取意于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“大知闲闲，小知间间。”后来丛书用了“书趣”二字，我想把“闲闲”用到自己的书房上。及见天涯社区“闲闲书话”网上走红，只好放弃。但庄子还有一句：“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。”其中“詹詹”一词有絮语的意思，我很喜欢，但想到自己日常话语少，还是放弃了。那加上三点水，取“澹澹”如何呢？我不是五行属水么？曹操《观沧海》写道：“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。水何澹澹，山岛竦峙。”好诗啊！只是这两个字读音不好，dandan 四声，前不久乐嘉出一本书《淡淡》，注曰“蛋蛋之殇，淡淡以对”。呵呵，放弃。

近日我又爱上一个“搏”字，读 tuan 二声，简体

为“抔”。我认识此字，是因为宋代道学家陈搏。《韵会》引《说文》曰：“搏，以手圜之也。”意为把东西团成圆形，像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。”至于“搏搏”，《楚辞·九辩》也有：“乘精气之搏搏兮，骛诸神之湛湛。”那就叫“搏搏堂”吧？开始觉得不错，逐渐感到像东北话“团弄”，想到自己一生做人藏头缩尾，到头来躲进书斋，还要团弄，实在委屈，罢了。

看来叠字不灵。那天我又看上“无形”一词，有三个原因：一是与“五行”谐音；二是《道德经》中有“大象无形”；三是我几十年文化生活，无形之意无处不在：书房无形，身份无形，思想无形，藏书无形，文人无形，……但百度一下，由于词义浅白、涉及广泛，诸如无形斋、无形书屋、无形堂等，几乎被人用个遍，别想了。

怎么办？其实我颇喜欢苏轼一段诗句，“斗酒纵观廿一史，炉香静对十三经”，据称史可法曾将其挂在书房中。当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“茗边老话”，唐振常先生写《四川军阀杂说》，书前手书题词写道：“斗酒

纵观廿一史，炉手静对十三经。录东坡句，藉喻读书有深阅浅览之别，以赠辽宁教育出版社。戊寅谷雨唐振常书”。此段话深得我心。我喜欢《廿五史》由来已久，如今手中有四套书、三种版本，都是中华书局出版；《十三经》也有上古社、北大社等几种版本。说到“纵观”，我多年读《廿五史》五行志感触最深；说到“静对”，我在写《数与数术札记》时，将《十三经》中数字一一挑拣出来，加以注说，那一番“静对”几乎弄瞎我的眼睛。尤其是《十三经》中注释之多，一定是世界典籍之最。那么我的书斋就叫“纵观静对斋”吧！不错，只是让外人看上去，会觉得这厮果然老了，是否还患有阿尔茨海默症？不然何以望着那堆烂书，时而点头哈腰，时而枯坐发呆呢？没办法，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犹豫不决。

就这样下来，自己书斋的名字还没起好，但在四处漂泊中，却见到不少好书斋，在这里例说几个。

钟叔河先生，他的书斋名曰“念楼”，因为处于一座楼房的二十层，故取“廿”字读音。钟先生书房整洁简单，书架倚墙而立，壁上珍贵字画不少。近些年

我多次拜访钟先生，老人家思维机敏，操一口浓重的湖南话，我开始听不大懂，逐渐好些。当世书人见钟先生，会有一种朝拜的感觉，虽无仪式，但敬重之情油然而生。

沈昌文先生，他的书斋离住处隔着一条街，读书时漫步前往，故命名曰“二房”。沈先生特点：书多，复本多，手松，让许多人受益。一套《读书》合订本，他随手就会送人。这两年海豚社朱立利时常陪伴沈先生做事，他从“二房”中搜取许多重要信件，出版《师承集》《师承集续编》，可见一斑。陆灏说，老沈留不住什么好东西。陆灏还说，晓群跟老沈差不多，也不会留住什么好东西。他说得对，出版人书房藏书最杂，分类乱，复本多，没条理，若非有心人，确实留不下好东西。但许多收藏家喜欢收购出版人的资料，比如一些老出版社的废书废纸，其中签名本多，信件多，纸条多，意外发现多。

陈子善先生，书斋称“梅川书舍”，猫与书房是他生活中两个主题。子善为人温和，懂书，懂版本，善交际，朋友最多。如今年近七十，精力充沛，身轻如

燕，寻书嗅觉灵敏，耐心十足，收获自然比别人多。比如海豚社产品，他嘴勤手勤，编辑都是他的好朋友，新鲜出炉的签名本、特装本、毛边本、抽样本、白纸本等，几乎一件不落。据言他的书斋早已爆满，依然收藏不辍。近日我们会出版他的《签名本丛考》，是一个展示。

江晓原先生，书斋称“二化斋”。他的著作《老猫的书房》（江晓原口述，吴燕整理）最好看，他写道：“一直希望自己是一只愉快的老猫。我经常想象，在午后斜阳的书房中，一只慵懒的老猫在那些藏书和影碟中徜徉着，蹲坐着，思考那些古往今来稀奇古怪的事情——古埃及人相信猫是通灵的。”电视台、微电影、微信公众号等，都拍过晓原的书房，他的书架是带滑轨的，这也与他理科出身有关；关键是他的学问横跨文理两界，收书自然更多。我出版过他两部有名的著作，文则《性学五章》，理则《天学真原》。此君才学属于鬼精灵一类，聪明盖世，文理兼通，古文尤其好，据称家中珍本极多，春宫、星图一类，都不在话下。

在我心目中，当代有两位收藏大家，一中一西，

中者韦力先生，西者王强先生。两位构建书斋、收藏精品，都有三十年以上经历，无论天下第一，却是神龙不见首尾。我也是在编他们的著作时，管窥见大，浮想联翩。

王强藏书在海外，为出版《书蠹牛津消夏记》，他拍摄四千多幅书影和书房照片，最终书中只收三百张不到，已经倾倒无数西书粉丝。好友邝海炎先生藏书颇多，他看了王强的书，慨叹再三，几乎崩溃。写成一篇妙文，题曰《王强的读书乐：“像唐老鸭在成堆的美元里泡澡”》，其惊喜与妒忌之情，跃然纸上。

韦力先生书斋名曰“芷兰斋”，他在书迷心中的地位，如星空，如瀚海。现在我们在编他的书《琼琚集》《硃痕探骊》和《觅理记》。最大感受，此君积累已成喷涌之势，令人目不暇接。韦先生几番客气，约我们去看他的书房，台湾出版大腕初安民先生闻言，立即问：何时去，带上我，我随时从台北飞来。

## 专 栏

我在报刊和网络上写专栏文章，已有很多年，无论在沈阳还是在北京，都没有间歇过。有限的人生旅程，无限的精神生活，所谓生命之树常青，对我而言，最大的恐惧是笔端枯竭。

我喜爱写作。一九八一年大学毕业，最初在《沈阳科技报》《辽宁科技报》《青年科学》写一些豆腐块文章，只有两三元稿费，比如科学点滴、名家名言。第一篇像样的文章《“相亲数对”的启示》七百字，还是出版社同事王大路帮助改好的，从此学会方法，陆续发表十余篇科普短文，算是有一点写专栏的味道。

我的第一个专栏，应该是在一九九五年《光明日报》。时任读书版编辑的李春林对我说，我看你的文字不错，为我们写一组专栏文章吧。我说不敢，我本数学专业出身，写点科普、书评还勉强，跟那些大家比



肩写专栏却没有勇气。春林鼓励我说，试一试，应该没问题。写“蓬蒿人书语”八篇，反响不错，连张岱年、李学勤、葛兆光都来信鼓励我。二〇一〇年杨小洲在岳麓书社组织“书房一角”，列入我的一本《蓬蒿人书语》，就用的这个专栏题目。几年后我又在《光明日报》写第二个专栏“快语”，写了七篇，第八篇《重复别裁》被“枪毙”，也就算了。

在那段时间里，《沈阳日报》王辉经常约我写一些文章，没成专栏，但一些文章如《无法忘却的纪念》《书之爱，父之爱》《那一缕书香，怎消得独孤寂寞》，产生一些影响，使我有了写作自信。

二〇〇〇年初，王一方到《中国图书商报》任职，记者唐明霞约我在《阅读周刊》上写专栏。列题目“人书情未了”，一写就是两年多，每周一篇文章，共写了三十多篇。后来出版《人书情未了——一个出版人的手记》，就是以这个专栏文章为主成书的。

二〇〇六年，《辽宁日报》丁宗皓来谈，约我开一个专栏“开卷”，他建议：其一，他来命题，拿来书目，让我点评；其二，每月一篇，不计长短。这是我